

# 鋼琴老師的修行記：我們內心都住着一個想被認同和被理解的小孩

與國際學校的小孩相處，就好像與一種自己不可能擁有的童年相處。



Getty Images

【編者按】“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？”——這個問句，你有遇過人或被人問起嗎？

這個源自日常的問句，启发我開啟“返工一回事”這個新題目。在現代社會，工作主宰我們的生活，既定義個人的身份，亦繫社會的“正常”運轉，但在“隔行如隔山”的阻隔中，我們並不容易看見彼此——從恒常的工作流動，到行業內的語言、文化、人際關係、性別分工、權力關係以至價值體系。借此題目，我們希望打破邊界，深入聆聽多位“打工仔”的行業見聞，不但走進社會各行業的“內地”日常，亦從行業的視角映照現代社會的切面和現象。

踏入七月，暑假將屆，鋼琴老師總是換屆期，原有的學生可能流失，也有新的學生入班。這期文章，我訪問了年琴行老師Anny (@piano.with.anny) 的幽微心声，听她讲述如何著自身成长的印記教琴，學習與孩童的非暴力沟通，反思和實踐學琴的種種可能。學琴是“爸爸叫我學”，但音樂也可以使人快樂和自由呀。

一百個人學琴，有一百種理由。而香港小朋友，有種學琴叫“爸爸叫我學”。

到琴室的小朋友，我總先叫他的名字，然後問他多少歲，或者挑兩個最喜歡的琴。從那一刻開始觀察他的性情：外向、活潑、自主性強？一句問那位學生太重的指示，足夠讓那間琴堂陷入無謂的拉扯與抗拒。音樂老師的自我修行，從這問下的教法，並觀察小朋友學生的反應開始。

我是一位主力教小朋友的兼職鋼琴老師，同時斜杠各種相關與不相關的工作。我的日常是在琴室等待學生到來，然後在琴堂引小孩學習音樂基礎知識、練習演奏，以及培養音樂感和故事的能力。我教授的学生，主要是四至九歲的小朋友，大部份都是国际学校学生，來自相當富裕的家庭。

這行行業，最常見亦最穩定的工作模式，是琴行的全職音樂老師。前几年有人說，這琴行用仔（香港一知名食肆）月薪價聘音樂老師，是六天工作；他的要求亦不低，門面是修音樂系，又或者考演奏。至於非琴行的小型琴室，多是安排日間，由琴行接學生，穩定性低，薪金以時薪算，好處是時間性，若要跳出自己接學生也相當容易。

求多一点，不用与琴行分成，很多钢琴老师都在累经和潜在学生群之后，自行接学生，上门教琴，又或者租借琴室教学。亦有些老师创业，成立工作室，聘请更多老师，以特定的教学理念和市定位吸引学生群。

同一个行业，不同的工作模式和形象，很影响老师和学生的体验——我的经也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些琴行以考试为主，比较着重学生考试，甚至被形容拥有八级钢琴机的“刷题机器”，在那里学琴的，有点像看医生，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老师面对考试体制和家长的压力，很多时不免催谷学生。新琴行视乎教学理念和管理风格，可以很自由，可以很脱离“坐定定”的传统教育想像，相以学生为本，每个学生都以适合的方式享受学琴——就算不想学的，至少到的时候并不痛苦。

至于家长的心，希望子女考个八级琴、拿取国际学校的然常见；即便不望子成龙，家长也多少子女有点期望。学琴不便宜，看着成果，家长就算不求考试、胜出比赛，也多少希望子女至少争气听一点，上好好注。

到我，其实我喜教琴的理由很。我喜钢琴，又好找到个用自己方式影响人的空间。但的东西，守护起很困。外部力、行业不、教学里面种种磨和消耗自己的事，每一都像是一种修行。



Anthony Wallace/AFP via Getty Images

## 暗自羡慕学生的主见

我教授的学生，大部分来自国际学校，用英语沟通。他们可以戴头巾上学，也可以涂唇膏，不会被视反校服或仪容不整。

我出身于主流学校，成长于威式的教育，与他相处，就好像与一种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童年相处。他没有被体制教育成“坐定定”的乖小孩，而是擅于发表己见，会提出要求，甚至他与老师商量做法，而非被动接收指令。比如，他进琴房，不一定会直接坐到琴前，而是东眺西望，这个是甚么、那个是甚么。著他上次学的歌，可能会另一首更加喜的歌，会我有有听、能不能教他喜的歌。

羡慕的心情我固然有，竟他能够拥有的教育，以及因此拥有的自信和自主意见，并不是长大后能易靠自己整而得。相于统学校出身的学生，他好像多了一份意和灵动，有一种不服从的抑感。

然，不背景，小朋友总有不听从指示、有情的时候，但凭观察所见，他表达意愿的时候，会自己的想法是“正”的，而非只是“不想听”。他不会“我不要做”，而是“我



不是跟你☐☐我不喜☐☐？我☐☐我喜☐☐的是☐首。”不喜☐做某件事的☐候，他☐会直接提出或者“☐价☐价”。

身☐老☐，我☐然要☐持☐有的☐矩，指正他☐自☐而无效的学☐方法。不☐，在老☐的身份背后，我☐常都会暗自欣☐他☐拥有主见之余，毫不☐力便能直接表达需要，不会盲目服从，☐自己喜☐的事物又能☐持到底。比如有学生希望学☐吉他而非钢琴，于是跟我商量“可以一半☐间是学☐吉他，一半☐间学☐钢琴☐？”在很多人的童年，根本☐拥有☐种想法的空间都☐有吧。

我基本上是以尊重学生需要、允☐☐意的角度出发；沟通方式方面，非批判、☐美、欣☐的☐度，几乎总是比☐☐和威☐奏效。我曾经在外国生活一段☐间，受西方的☐美文化影响，很自然便能够动用“☐☐模式”，即使学生有些地方☐得不太好，也可以在指正之后，☐☐他☐有所改善的部份。

小朋友能够☐易感受到大人真☐与否，因此想要做一个怎样的老☐，便要努力成☐怎样的人。然而，面☐本地学生我也常感到☐以启齿☐☐，尤其是使用广东☐教学。☐得有次教四☐的小朋友学生，平常用英☐☐☐学生☐得好的☐☐，☐成广东☐之后便☐不出口。

在华人教育里面，我☐有多常听见☐人用夸☐的声☐☐“☐，你做得真好”？因☐☐有听☐太多，自然也☐不出口，硬要☐也毫无真☐可言。



| Louisa Off/Reuters/

## “☐”的疑惑

以鼓☐代替☐☐，☐起☐像是☐腔☐☐，真正实☐起☐，却是一☐☐察和☐化的成长考☐。多年教育☐成的☐性，仍是会上☐☐下的教学判☐中，☐心容易冒出☐魔的声音。

很多次在学生不跟随指示演奏，或是一再把☐☐☐到非音☐相☐☐，我☐心感到拉扯。看着学生要☐不☐，或者用手掌☐按☐，“快少少得唔得呀大佬？”心里的一句冒出头☐，我☐心浮躁，有种☐度停☐的焦急，但我☐是深呼吸一下。

每个学生适合的教学方式不一样，“☐哟”（凶一些）是不是有需要？有☐可能是，但无☐如何，☐有一种学生需要承担老☐的气☐或不知所措，☐是老☐拥有☐力☐有的自☐。

我小☐候学琴，☐☐被老☐☐☐“到底在☐甚么”，不☐要求解☐，而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☐得很不好，只☐被☐☐而感到恐惧和委屈。到☐在做老☐，便明白有☐学生☐得很好，可能是那天早上收到好消息后心情☐快；学生不听指示、感到☐躁，是需要☐察一下学生的身体☐言想表达甚么。可能是☐天多活动，身心疲累？可能是教材太☐或太☐☐，要☐一首歌？又或者是他☐

入了学的挫折期，可以让他喜欢甚么歌，投其所好？又或者是他与我或者学了很久的同伴比较，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而感到气馁？

然，也有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兴趣，勉强幸福。

在华人文化里面，身为老师有学生乖乖听话，是很“失威”的，更有机会被会是年、未有经验而“不够”。自己化“老师”有能力控制学生”的想法，若有学生有跟随自己的指示，很容易就他不受控而怒。

但我慢慢明白到，我是想快快达到目的，却又不能果，所以才感到不耐烦，甚至想要指学生。我做不到总是一心的模样（而且也没有必要），但小朋友也是人，老师放下控制他人的念，自然不会那么容易感到焦躁。

那究竟要不要呢？懂得发怒是老师必备的生存技能，因学生在做危险之事或者害他人，懂得即喝止是必要的。我希望自己能够“”，而不是平常必保持威。无法感到欣慰和想美，至少谨慎言：不批判学生的意，也不批判他整个人。如果不用靠威和指，而是在适的限制下予指和启发，他便自发学，那甚么要靠呢？

就学生的背景或家庭教育而言，他比放自己、不会“坐定定”是十分能够理解的，同也是我喜教类学生的原因。从教学的成效看，制止学生所有非课堂相的行，也多半不会提升学成果，比如他要是离琴椅四处走动，可能是他确实需要活动一下，强迫他坐下整个小时，也不等同有接收到我所教的。学生喜画画，那可以从画音符始音，而非着要学生按设好的方法学。如果他喜某首流行曲，也可以一起分析歌曲特色。

然而，在保守的教育底下成长，放不的倒是我自己——课堂里面到底能有多大的自由度？他的动，在我的童年里面会被家长、阻止，那在身老师，我不阻止同样的行，心也会感到混，就像是年的自己淘气了，却有被的落差感。

我遇一个八的男生，常提出一些条件，比如必他在琴上画画，才会愿意配合奏，甚至用威式的言，例如“如果你不答我个求，我就不会再上一！”我一方面量以学生的喜好切入点，同亦明白不能随意答他的求，以免他心底是可以退。

也在华人教育中有太多“有矩地允自由”的家长作榜样，我发要成一个鼓、不抑学生自我的教育者，靠的不是心的，而是要重新学如何有界地予学生自由。





| Billy H.C. Kwok/Getty Images

## 钢琴的与

放的教育风格看似美好，实际上行却困重重——有一种教育方式是魔法棒。

教四小朋友和比有主见的小朋友，是最有挑的。四的小朋友肌肉发展尚未到位，理解能力相弱，处于比需要同、会不同做法的年，也向不听从指示。最的不是他有自己的做法，而是他的注力和肌肉发展仍在发展段，而且尚未完全拥有“上要听老”的自，四更不是可以大道理的年年段。

他喜用拳头代替手指按琴，又或者用手肘一次按很多个琴，又或者刻意不按指引他按的琴，反倒其他音。

得有一次，我小朋友按下特定琴，而他刻意按下其他琴，我灵机一触他“个琴代表甚么动物？是代表猫？”小朋友高兴地点头示意，避免了立的系，同也建立了可用于教学

的共通语言。

慢慢地，我不会马上跟学生较真，而是把学变成游，要特定的音符才能赢，甚至和我斗快，看他想要完成任务。说到底，小孩子不是想要反抗，而是想试试其他做法，被大人看见和认同。我不会认同和鼓吹不合适的练法，但希望他能明白：这个空间可以接纳，我有看见（acknowledge）他的练习。而在此之后，我会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，按照更适合的指法和看谱方式去演奏。

给予空间不等于放任，更多只是不急着反驳，允许他按一通的琴声，以及多次练习歌曲的气息，在琴房多存在几秒钟。有些学生很害怕练音，练得小心翼翼，好比按错就会失分。我看在眼里，会自己示范演奏偶尔犯错，就淡然地说一句“噢，错了，再练一遍”，希望练音变成平常不练的事，从中感受到琴房是有空间接纳的。

但身为钢琴老师，我想学生放心练习，知道什么是错，又不想他太知道什么是错。音准的练习如何界定？古典音准是极酷的，演奏最不容错。我曾跟朋友闲聊笑说，钢琴家练了二十年，都在那个F音可以怎样练出十种不同的音色，而在比赛把F音练成了G音，那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的致命错。

“练习不重要”，有错只是句舒服的话的鼓励而已，演奏古典音准的难处是练习真的不允许。但练习也不等于练得好，而一味害怕犯错，便失去了音准的表达力。

技巧要练得好，努力到毫不费力，同时心理素质要强，在基本技巧之上加上音感，甚或自我表达，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好的演奏。熟练运用技巧也能练出富有音准性的演奏，但里面有自我风格的表达，用心聆听仍是能听出区别。

我主要教授古典音准，但内心住了一颗即兴演奏的奔放的心，会接触比较随兴的音准派别，平常喜欢即兴演奏任意旋律，会自己放空，就像随手在纸上涂鸦一般。即兴演奏有练习，有古典音准般严格的练习，即使是本身有主旋律的即兴流行曲伴奏或者爵士乐演奏，只要大致遵从基本的原理随便按和弦，也能够自由地练出好听的音准。

教学时，我也会跟学生即兴演奏。有些学生会很怕做错，又或者因为未达到心目中的水平而感到挫败，但即兴演奏有弹性，能保有一点点不被批判的空间，既培养学生的音感和成就感，也能与学生建立信任、给予他心理安全感。

最重要的是，让学生重新感受音准，重新感受自己。





# 害怕“失礼”的家长？

虽然，如何教从不只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事，而是老师、学生、琴行，与家长的合力。琴行定义了教学的方是考主、业向是培音造，决定行政安排如假的政策、补堂安排。家长视乎他子女期望、教学风格有否特定偏好、有多心度之类。

年愈小的学生，我就愈需要与家长站在同一线，尤其四、五岁的孩子。有时候家长在旁，与家长合作课堂能更加。但比想表自己的学生，注意力可能会放在求父母同，反而比集中。有时候家长和我共同教学，小朋友也有机会挑权威，或者故意不服从。

不少家长，小朋友有否“失礼”是个重要的事情。四、五岁的小朋友喜探索，不会全按着指示学钢琴，而家长有可能会在意自己的小朋友“唔比面”（不自己面子），比如在琴上用拳头按，又或者是故意用相反的次序奏音符。很多家长，“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会样（不听指令、按琴）？”

子心切，或每个家长都会担心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特不听、很“搞”，或者担心自己的儿女他人添了麻烦，表示不好意思。些背后，可能是家长想知道孩子是否正常发展，或者担心孩子学得不好。事实上，我早就了学生在室上扮猫、扮子，我能不能做拱桥和倒立，或者用手肘或鼻子琴，不即兴奏要教我怎样、叫他A音却刻意C音探反。

只要小朋友到，人坐在琴椅上、用双手琴，我都不会感到特惊或处理。我然会力引，但他不跟从指示，也是意料之，是他成长的程，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改变。如果他四、五岁，却完全听命于我，甚至表出很害怕不听会被，我反而会好奇他是不是有不好的经。

其实老师的主要，正正是面眼前的小朋友，察他指示的反，思考怎样引他，建立音感和肌肉。我不会期望学生要听、有礼、尊重道，那些都是大人的礼仪，到琴行最重要是予空间去探索和，用最适合的方式教学。我才不会他失礼甚么的，小朋友不听家长或老师的，也不等于家长有好好管教。

我曾遇上一位五岁的小男孩，每次上都不会回我的或者跟随指令琴，而是不做其他不相的事情，或者把拉到处。我最初也暗自焦急，每用不少间他乖乖按指令学琴。后我又教他新的歌曲和理知，但感牛琴，他是照四处走动、各种不相的。

但了一段间，他忽然回到钢琴前，用正确的方式演奏了整个曲。我明白，即使他可能完全有表出在聆听，甚或表得不感兴趣，室上的他都有默默吸收，他想要回琴是就能够运用所学。于是我每都照样教授容，减少跟他拉据，量输出教学容，等到某一个刻，他可能又会忽然步。

我从中学会，有有“听我”的着是可以放下的，最重要是他钢琴有兴趣、学也有所展。



Billy H.C. Kwok/Getty Image

## 现实心事

想了那么多梦幻的，也比日常上所见更现实的事——薪金与稳定性。教琴是手停口停的工作，学生停了就有学，学生不也就有。

一年五十二周，学生代最期待的暑假、打工仔最期待的圣诞、新年，是自雇教琴老师面对学生放假甚至流失的时候。我本身已是斜杠族，对公众假期太大兴感，教琴之后，更是抗拒长假期。我有会干脆先发制人，先在学生大概都不的日子放假，好心理好一点，制造“是我放假不是你放假”的感。于会乎，再多学生也好，一年到头总会有一两个星期工，段间找其他短期工作帮补，又不是易事。

然教琴薪高，但黄金段了教班，基本上天很安排其他固定长间的工作。我最初教琴，因有其他固定的兼帮补，加上教琴初期学生量少，收入本身就不多，学生放假也有太大影响。到后教琴占工作合的比重更大，面对两星期大部分学生都放假，确实会感到焦躁和不安：一方面失去平生活的律、奏，另一方面看着收入减少，更甚的是怕学生停了一两个星期学，失去学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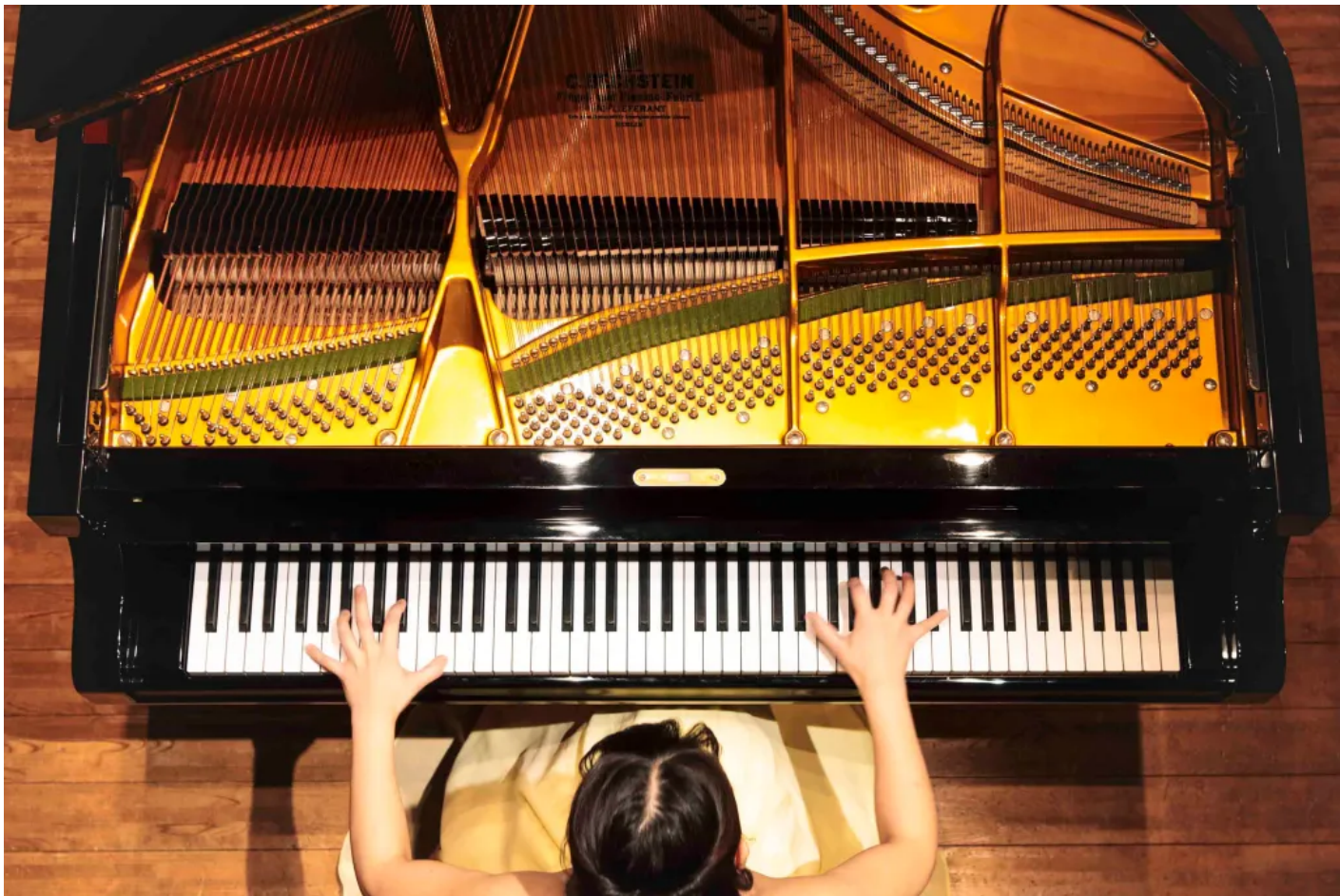
身钢琴老师，我怕学生流失，也同样在心底里面害怕自己会泄气。

跟所有业一样，日子久了，免会碰到心事。再珍惜与学生的点滴也好，好些时候付出是不会得到回的。又或者，用心教学是我的事，学生学不学、学得如何是学生的事情。有很多的不而、学生冲口而出的言，也会面情累。到学生放假的时候，有了空，那些灰心与冷意就好像找到空间去浮。

教琴百元一堂，有想像中的好。只叫学生“自己一次”，再指出音作的老比比皆是，而有心的老师，琴十年，不摸索教学手法和持修，所花的间和业性，也值得一份能够糊口的薪水。“一千元一小区的钢琴老师”只是特例，这个行业里多老师需要同承接不同类型的工作生；即使花上一两年在琴行累学生或自行招生，也始无法解决薪金不定的构性。

更甚的是，要有更定的薪金，又或者新晋琴室需要在市生存，也免要迎合市需要。教国际学生或能以兴趣先，但相于一些旨在考考的本地学生，前者的退学率高，累定学生群需更长，后者因要考，不会易退出，自然比容易留客。





Getty Images

## I want you to be happy

直至我始教琴前，钢琴就像我人生的布景版——抬头一看，他从都在，却从成人生的主角。入行我全不抱期望，做着做着发不，我甚么教琴的，除了是钢琴的喜，因在教学中收了种种份和自我启蒙。

自出生，家中已有一台钢琴，两三年我便自行出听的歌曲，到三四便始学琴，一学便学了十三四年。因着少天份，音成我小时候的优越感所在，总是想要表自己，收到美就会沾沾自喜。长大一点，直到中四、五，我总是把握在校琴的瞬间，脱离群体社交，注在下的演奏得一平。

学琴十年，前面至少十年，我都不明白音是甚么，只是按技巧在琴奏。事实上，那些年长期被学业得喘不气，处于心灵麻目的，不要用琴表达自我，很多时候自己有甚么感受都不知道。

振点是中五的一次演奏考。那次考不合格，考官在上上“技上达，但听不到任何音”。我才第一次直面音是甚么，迫着思考在技之余，自己想透音表达甚么。

重考那次，考官在始跟我，“我想你是心的（I want you to be happy.）”，我可以想像自己在音会，而他是众。就样，我重考合格了，自始琴我再也不是追求好不好听，而是心灵触动和。后我去旅行看见公共钢琴，又或者在本地咖啡店看到钢琴，都会上前奏。曾有咖啡店主跟我，有很多客人听到奏的音都哭了，刻忽然明白：比起得到声，有人听了我奏的音而感到治愈，才是真正我感到足的事。

在我教琴，有仍想摸索自己有多少演奏的渴望，是只想要他人保有学演奏的空间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我想实面自己的渴望：我和那些完一首歌，头看着我的学生如出一，心都住着一个想被同和被理解的小孩。

（保护学生私，文中提及的学生故事经修改和模糊化处理）